

周妈

□ 合肥 莫欣

小的时候，我曾对她有着如同母子的感情依赖，父母都去上班了，我就与她在一起，晚上睡在一张床上。在她的面前，我没有顾忌，可以发发小脾气，也敢于耍赖。她就是曾在我家多年，陪伴我家度过一段艰难岁月的保姆周妈，她的大名叫周家兰。1954年秋，大水过后，母亲调动工作，我随她从芜湖来到合肥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父亲到舒城县搞整风整社。山村里有个疯男人，常常在家毒打女人，村干部就悄悄对我爸说：“莫同志，能不能做做好事，把朱家的带出去躲躲，不然真要出人命啦。”那时，我小弟快要出世，正需要人，开春后，我爸就把她带到了合肥。父母叫她周嫂，让我喊她周妈。

她长我父母七八岁，大约在30多岁，家里有三个儿子。大约是在家里受尽了折磨，到了我家倒放松了许多。她常年穿着蓝色的大襟褂子，总是憨憨的，走起路来脚步重重的，埋头干活，不多说话，显出农村妇女特有的勤快和利落。晚上，我爬上床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，她总是推说不会讲。一次，拗不过我，她就讲了山里的狼大白天到人家摇窝里叼了小孩就往山跑，等到家里人追上去，孩子已经只剩下一半身子了。吓得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，却听到她在那头嚶嚶地抽泣起来。第二天我妈听说后告诉我：“你下次可不要缠着讲故事惹她伤心了，那个被狼叨去的孩子就是她的女儿。”

1955年春，我母亲在妇幼保健院生了我小弟，全靠周妈服侍做月子。上班后喂奶，从南门口的机关走到安庆路一个同事家，周妈从我们家住的县桥（今阜南路）附近把小弟抱过去，每天上午下午各送一趟，每次来回都是几里路。母亲回忆，有一次走到安庆路口，天骤然阴了下来，自己赶紧小跑，雷阵雨却

哗哗地倒了下来，心里焦急，这下坏了，孩子该淋雨了。正在这时，周妈抱着小弟气喘吁吁，头发上滴着水也从雨幕中冲进来了，小弟被她紧紧抱在怀里，外面严严实实地裹着她的外衣，一点也没淋到雨。过了两年，我大弟弟和妹妹也从芜湖过来了，父母工作都很忙，晚上也要去机关开会、学习，整个家就交给周妈，一家六口人的吃穿烧煮，都是她操持，那时就叫我帮她记账，买一根葱或是一盒火柴，她都让我给记上。

她待我们亲如家人，那年，父亲肺上发现病灶，医生怀疑是肺结核，嘱咐要加强营养，周妈就每天单独给他煎一个荷包蛋。他看着我们几个孩子，不忍下咽，她和我母亲就狠命劝他。周妈还把我叫到一边，要我们兄弟做懂事的孩子。她挂念自己孩子，熬不住了偶尔也回舒城探一次家，回来总带些山里小毛栗或酸枣。常常一个人坐着不言不语，有时还偷偷拭泪。爸妈了解她的心思，就支持她把二儿子纯安带到身边来上小学，比我低一年级。周妈及纯安的户口也迁到合肥来了，那时，我们家的户口簿上达到空前的八个人。每天早晨，凡上学的小孩，都是给六分钱买早点，大家在一起如同亲兄弟。

我考上初中后的第二年，纯安考上了轻工学校，正准备开学报到时，周妈的大儿子来肥，说纯安的爸爸疯病发作，掉到河里淹死了，他们母子一起回去办丧事。等到周妈回来时，纯安就留在家了。据说，一是家里走不开，二是农村开始搞责任田，村子里在外面的年轻人都赶回去了，他也就留了下来。之后周妈没过多长时间也返乡，母子的户口都转了回去。后来听说他们家的责任田获得丰收，家里的状况才一天天好了起来。多年以来，我心里总存有这份情愫，念想着周妈家后来过得怎样？她老人家身

体好吗？爸妈说写过信却没有回音。

后来，听说周妈也一直挂念着我们，六十年代末，当我和大弟插队后，父母带领弟妹也下放到江南时，周妈曾让纯安到合肥找过我们，看到的是人去楼空，写信都不知往哪里寄。我多年总牢牢牢记着她家的地址。

四十多年后，一个丁亥年的国庆期间，我和周妈一手带大的小弟一起，陪着母亲驱车找到舒城的山窝窝里，终于在当地多个叫纯安的人中，找到了周妈的儿子。门前有一棵大柿树，挂满了小灯笼一样的红柿。纯安也已60多岁了，看到我妈找到山里来，他竟哭了起来：“想不到这辈子还能见到胡妈。”他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，是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，多年积劳成疾，严重的肺气肿使他显得格外苍老，背都伸不直，走起路就喘，和老伴带个孙子守在家里过日子，儿子媳妇在苏州那边打工。我算算，周妈应该有80多岁了，就急切地问他：“怎么没见周妈？她现在跟谁过？”他抬手指指对面的山上：“我妈一个人在山上过，早两年就已经过世了。”我虽然早有预感，但乍一得到证实，还是心头猛一紧，憋得半天说不出话。

在纯安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周妈的坟前祭拜。小弟和我在墓前跪着烧纸，当鞭炮声在山谷中回响，股股青烟在山林间飘散的时候，我不禁在心里默想：当年纯安要是中专毕业留在合肥工作，老人的晚年生活是否更安逸些呢？或者我们早几年联系上，兴许还能见到她老人家。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有点像那句老话说的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啊！怪只怪我们来晚了。

我的亲人，周妈！

合肥公交

□ 合肥 范家生

第一次坐合肥公交是1999年国庆，当时从济南乘坐63次火车早晨到的合肥火车站，按照女友信中说的，坐上10路公交车，出了火车站才发现周围一片荒凉，当时在火车站附近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还没住人的小区，更多的则是荒地或者正在开发的一些商品房，路上也见不到几个行人，难怪我与战友说起合肥来大家都不知道，直到双岗附近才见得烟火比较旺盛，有了城市的味道，经过原市政府西侧的花园路直到省政府的北门，才能真正感受到这是个省会城市，应该讲公交车到了三孝口左拐上了金寨路再右拐上黄山路，才见得到城市的繁华，可过了炮兵学院和电子工程学院这两所军校后，10路公交车也就到了尽头。

前不久到磨店办事，在网上做了下功课，发现从洪岗村到磨店大概路程28.2公里，全程约需98分钟，途经47个站点，需换乘1次。于是按照网上提示，出门下楼乘坐111路公交，到了周谷堆后下车过人行天桥后步行300米到河边乘坐301路，始发站人很少，到了安徽职业技术学院附近下车，发现用时70分钟左右。一路上见证了城市的建设与变迁、发展与繁荣，这才发现合肥这个城市真正变成了大都市，范围越来越大，人口越来越多，而且环境也越来越好。

而这些变化与发展，通过公交车这个城市窗口则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2006年我从军队转业来合肥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合肥市民。当时租住在包河苑，工作单位在明教寺左前方文昌阁四楼，每天乘902路公交车到小东门下步行四五百米就到单位了，或者坐14路到市府广场下然后穿过淮河路步行街到单位，选择这条线就有点远，但人多拥挤的时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，总比坐不上车迟到要好些。后来工作又变换到金寨路与庐江路交口，再后来又搬到天鹅湖畔。工作地点不断地变换，乘坐的公交线路也在不停地变化，看到的城市风景、

观察到的城市变化、体会到的人情世故也在不断地变化。

坐公交车上下班，应是城市大多数上班族的首选。虽然没骑电瓶车、自行车那样方便，但少了些风吹日晒雨淋，甚至可以避免和杜绝一些交通事故；虽然公交车冬凉夏热，速度较慢，没有开私家车那般舒适，但经济实惠应是更多上班族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，再说现在大部分公交车都装置了空调，冬暖夏凉。另外，就是公交车循环往复，定点守时，只要在工作时间内，就一定能够乘得到，而且在金寨路、徽州大道、望江路等一些城市主干道上，都开辟了BRT公交快速专用车道，而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挤。

现在开通了地铁，相对而言出行更方便了，而且增加了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，出行相对以往而言要方便得多，远到巢湖、肥西、肥东、长丰，近到蜀山、紫蓬山、植物园、滨湖，都能畅通直达。就像原来我到天鹅湖这边来上班，先坐14路公交车到东陈岗转129路，然后才能到单位。当时有没有车呢？有！就是那种郊区到城市的小中巴车，从大圩到西站，5元钱，到市中院下车再步行到单位。乘坐中发生过不少故事，我先后都写成文字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了出来，比如超载呀、换乘呀、改变线路呀、发生事故呀，等等。后来增加了一条52路公交车，刚好经过小区门口，坐到明珠广场再转乘从滨湖过来的18路，直接坐到或站到单位楼下。就是这个52路，开始车辆少，而且还慢，没少挨乘客的埋怨，后来条件得到改善，而且司机师傅非常有心，把车内装饰得跟家似的，经常贴些开心的提示，或在车内搞些花草装点，真的让人觉得坐公交车是一种享受了。

合肥公交，每天在不断上演着精彩的故事。或许对于每一个乘客来说，可能还有诸多不如意，但她的每一点细小的改善与进步，都在畅通着我们的生活，温暖着这座城市。

想起了顺风车

□ 肥西 查鸿林

我和妻子都不会驾车，打车时有同感：有时乘公交不想打车，出租车鱼贯而入，一辆接一辆来到你身边，有时事急需要打车，站在马路边，从你身边而过的出租车全是满员。有次，我抱怨妻子，说她考驾照最后一关没有坚持，失去驾车资格，否则我们也是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族。她不同意地说，我方向感不强，有时反应有点迟钝，没有拿到驾照或许也是好事。

网约车出现后，特别是顺风车的运营，颠覆了我的观点。假日，我常去离我五十公里远的小镇，看望和姐居住一起的母亲，母亲上了年纪，常念叨我们，我们也觉得要抽出时间陪伴她，少留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。孩子们看出我的心思，常说开车送我去，我算了一下，来回时间得两个小时，油费要上百元，还耽误他们时间，太不方便，婉拒了他们的好意。于是，孩子们教我用网约车，下载了打车APP。学会使用后，我和妻子都说方便，价格也便宜。一次，我预约了顺风车，显示的价格是48元，令我很吃惊，以前我打过出租车，价格一般都在120元左右，有的出租车还嫌带不到回头客不愿意。

顺风车除了价格便宜，方便的是接车的师傅能够按照预约的时间在预约的地点等候上车。在车上，我喜欢和驾驶员边走边聊，他们有的观点很新颖。比如，我和驾驶员看到繁华大道因缺少慢车道，进行改造提升。他就发表看法说，市政建设要统筹，要从长计议，眼光要远。他举例说，翡翠路修地铁后，即将面临着路面改造维修，翡翠路也没有慢车道，能否结合提升工程一并做呢，免得两年后又来进行改造提升，影响交通不说，还浪费一大笔建设资金，节省这笔钱又能为老百姓办点事情。我看着他，觉得他思考的很有道理。有次谈到农村的教育问题，有位驾驶员说，农村教育不是留不住老师，是留不住学生的问题，留不住学生与农村推行的政策有关，现在很多地方建了漂亮的楼房，产业没有跟上，留不住大人也就留不住孩子，所以造成农村教育资源浪费，城里教育资源不够用的窘境。

忽然，今年夏天浙江的一个顺风车事件，滴滴宣布顺风车业务无限期下架，往日里随叫随到的顺风车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快车、专车。短距离出行可以选择，长途的成本显然增加很多。有次，我尝试快车业务，预约后，显示价格是100多元，翻了一番有余，对于工薪阶层常使用的交通工具确有掂量。俗话说的好，没有比较也就无所谓计较，如果没有顺风车出现，或许我们也能接受大巴、快车、专车，也还猛夸赞一通呢。

其实，有时候还真想顺风车的便利呢。